

古
神
話
選
釋

袁

珂

古神話選釋

袁珂

人民文學出
一九七九年

封面設計：古 干

古 神 話 選 釋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166 号)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天 津 新 華 印 刷 二 廠 印 刷

字 數 332,000 開 本 787×1092 毫 米 1/32 印 張 17 1/2 插 頁 4

1979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 天 津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數 00,001—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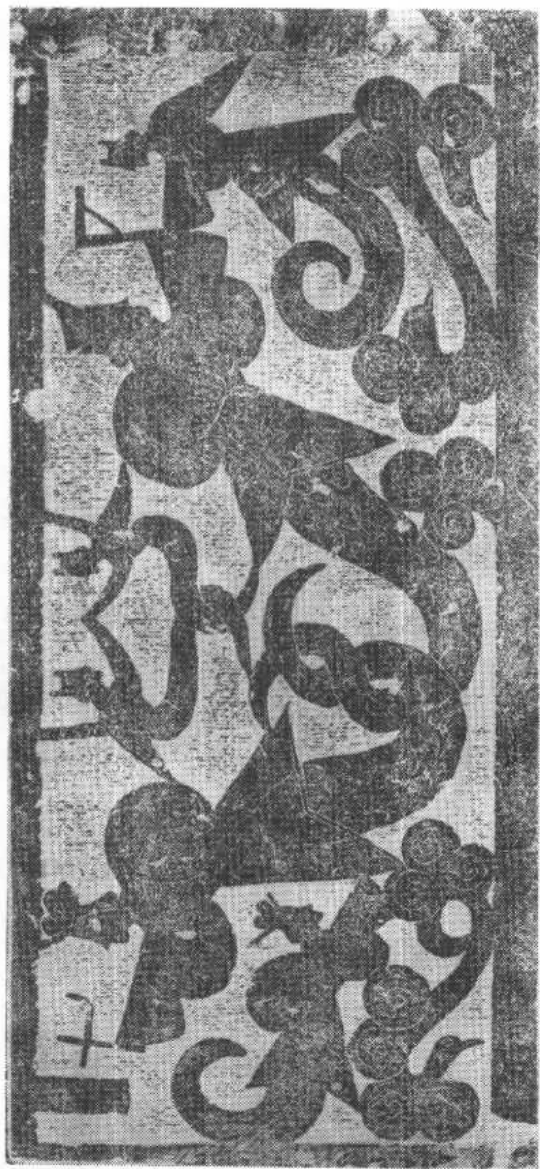
書 号 10019·2861

定 价 1.4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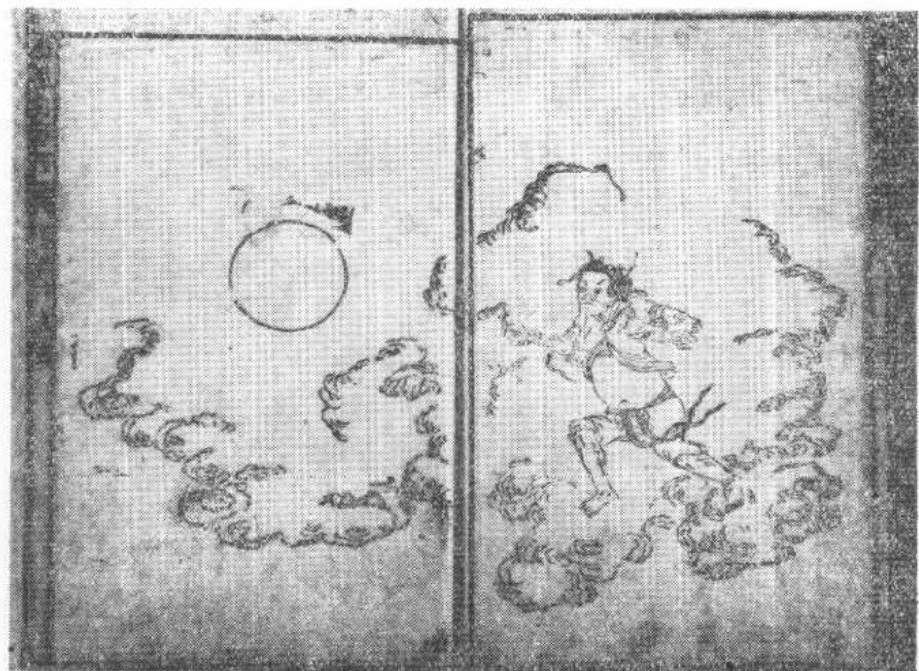
成都揚子山二號墓出土“西王母畫像磚”

（見“羿與嫦娥”章第五節“解說”）



山東省嘉祥縣武莊祠石刻畫像“伏羲女媧交尾圖”

(見“伏羲女媧”章第一節“解說”)



明刊本《圖像山海經》“夸父逐日圖”

(見“夸父”章)

生為二

[illegible][illegible]

魯迅與人論搜集神話書手蹟

(見“女媧”章第四節“解說”)

前言

一

在我國巨大而輝煌的文學遺產中，神話是很重要也很令人感興趣的一部分。從現有若干被記錄或被改裝而引用在各種古書裏的神話片段看，更從許多已經轉化做歷史（當然往往還有化而未盡的跡象可尋）而實際上是神話的歷史記述看，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中國古代神話原本是很豐富的。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文化歷史又是這麼悠久，早在幾千年前，我們勤勞勇敢的祖先就用他們勞動的雙手和由勞動的雙手而發達起來的聰明智慧的頭腦，替我們創造出了燦爛的古代文明，要說是沒有豐富的神話作爲它的嚆矢、先河，或者是折射、反影，就實在是難於教人想象了。

然而我國古代神話確有較大的散亡，要是不散亡，其內容的豐富恐怕還不止於現在所能蒐集到的。正因爲有散亡，剩下零星片段，又東一處西一處地散見在若干古書裏，給人以不豐富的錯覺，過去才未充分受到人們的重視，解放前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大都沒有『神話』

一章，就是顯明的例證。

但是，魯迅先生在他早年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裏，卻有『神話與傳說』專章，論述神話的起源、神話與傳說的區別、中國神話散亡的主要原因以及《山海經》爲古之巫書等，見解都很精闢，給我們奠定了科學地研究神話的基礎；後來有青年寫信向他請教關於搜集和整理中國神話的問題，他馬上回信給以熱情的指導（見《魯迅書信集》頁六六和本書圖版四）；這些都足見他對我國神話的重視。他自己並且還以神話傳說爲題材寫了小說《故事新編》以及散文《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章，更足以說明這一點。茅盾先生早年也有《神話雜論》和《中國神話研究ABC》，後者是第一部系統地論述中國神話的專著；（當時作者署名玄珠。現收入《茅盾評論文集》，改題爲《中國神話研究初探》。）聞一多先生則有《神話與詩》、《古典新義》等，從民俗學和考古學方面給中國神話研究做出了貢獻；我們都應該珍視他們這一切寶貴的成果。

現在在毛主席文藝思想光輝的照耀下，研究和整理文學遺產的工作正在從各方面有效地進行着，因而關於神話的研究也受到好些人的注意了，神話在文學史上也佔有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了，但是還必須繼續引起大家的注意。本書的選釋，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供一般讀者閱讀欣賞，引起研究者研究的興趣，使人們獲得有關我國古代神話的一些知識，從而在推

動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

至於說到神話散亡的原因，則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說我國文字繁難，記錄不便，許多原先流傳在人民口頭的神話傳說，未被記錄保存下來。有說我國沒有像希臘荷馬那樣的『神代詩人』，未能將先民傳述的零片神話，鎔鑄而為鴻篇鉅製，使它們得到保存。也有說孔子出世後，講究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套的教訓，上古荒唐的神話傳說，孔子和他的學生們都絕口不談，因此後來在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中國，神話不但未曾光大，反而又有散亡。等等。

這些說法雖然都自有其道理，但不過是說到原因的局部，並未說到根本；或者只說了一些次要的，未曾說到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半世紀前，茅盾於其所著《中國神話研究ABC》中曾舉出神話歷史化為導致神話散亡的原因這麼一種。其言云：

最後來了歷史家。這些原始的歷史家（例如希臘的希洛道忒司）把神話裏的神們都算作古代帝皇，把那些神話當作歷史抄了下來。所以他們也保存神話。他們抄錄的時候說不定也要隨手改動幾處，然而想來大概不至於很失原樣。可是原始的歷史家以後來了開明的歷史家，他們都捧着這些由神話轉變來的史

料皺眉頭了。他們便放手刪削修改，結果成了他們看了尚可示人的歷史，但實際上既非真歷史，也並且失去了真神話。所以他們只是修改神話，只是消滅神話。中國神話之大部恐是這樣的被『秉筆』的『太史公』消滅了去了。

——第二章：保存與修改——

論神話歷史化、被歷史家們一再修改、終以淪亡的過程，大體上是符合客觀事實的。根據我近年研究、整理神話的感受，覺得這確實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現在便就這一問題，略述個人粗淺的看法如次，以爲補充。

神話歷史化，在中國的具體情況，舉其顯明的例子，則有《尸子》所記叙的『黃帝四面』，即傳說黃帝長有四張臉。作爲中央上帝的黃帝，他長着四張臉以察看宇宙四方，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當子貢以此請問孔子的時候，却被孔子巧妙地解釋做黃帝派遣四個人去分治四方，就成了歷史教科書而和神話的原意大相逕庭了。再如《韓非子》所記叙的『夔一足』，夔在神話裏本來是一隻獨足怪獸，其形或爲牛（《山海經》），或爲猴（《國語》韋昭注），但到《書·舜典》裏，便已歷史化而做了舜的樂官。故當魯哀公於此還有點弄不明白，向孔子（又是孔子！）請教的時候，孔子馬上回答他道：『所謂『夔一足』，並不是說夔只有一隻腳，意思是說，像夔這樣的人，一個也就足够了。』孔子的解釋雖然不一定實有其事，但從這裏也就可見儒家之徒

把神話來歷史化的巧妙。

以上所舉神話轉化做歷史的例子，是封建社會初期的情形了，想來在奴隸社會時期，即已有了這種轉化。又拿夔的例子來做爲說明。夔在神話裏本是一足怪獸，歷史上却轉化爲舜的樂官——『一個也就足够了』的賢臣夔，那已是第二次的轉化。第一次則還要更早一點。他本是殷民族在原始社會時期所奉祀的圖騰神，甲骨文作（夔），從字形看，是一個獸頭、鳥喙、猴身、一足的怪物。韋昭注《國語》，就逕釋之爲：『夔，越人謂之山猱（猱），人面，猴身，能言。』山猱即山魃，就是猴形的山神，幼年時期的殷民族，奉之爲他們的圖騰神。到了奴隸社會，此圖騰神乃被奴隸主尊爲『高祖』而奉祀之，列之於先公先王之首，這就是由神話到歷史的第一次轉化。但是這種轉化，變動的地方還不太大。山魃雖然化爲『高祖』，不過是從圖騰神轉化爲祖先神罷了，故仍著其鳥喙猴身的特殊形貌。至於河、岳、風、雲……之神，在殷墟卜辭裏，則還都是原來的神，雖有時或冠以『帝』號，那只不過是表示對諸神的尊崇，還沒有將他們作大的變動。此或即茅盾所謂的『原始的歷史家』在『抄錄的時候說不定也要隨手改動幾處，然而想來大概不至於很失原樣』之意罷？

可是『以後來了開明的歷史家』，情形就有些兩樣了。在中國，所謂『開明的歷史家』，應該就是從戰國開始的初期封建社會的儒家之徒或者是被司馬遷稱爲『搢紳先生』的一幫人。這

幫人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必須要從意識形態上來影響和支配人民，於是首先碰到曾經初步歷史化的古代神話問題。這些初步歷史化的古代神話，基本上還是神話，神話中神或英雄的行跡，他們對自然的鬥爭以及對種種文物的創制發明，一直鼓舞着世世代代人民的生活意志。人民崇拜他們。這是可以利用來對人民發生影響的。然而裏面有很多『搢紳先生難言之』的『不雅馴』的東西，『黃帝四面』、『夔一足』就是『不雅馴』的具體的例子。『開明的歷史家』們既然要把神話中的英雄都認做是統治階級的祖宗，自然會把他們轉化做前代的聖主賢臣，而這些『不雅馴』的東西是有傷體面的，故爾當他們秉筆修史的時候，定要予以刪削或者是改頭換面。這麼一來，神話就只好逐漸散亡了。

在神話轉化做歷史的過程中，除了被奉爲統治者列祖列宗的『正神』的面貌有所改變而外，改變得最大的，尤其是那般『兇神』、『惡神』即高爾基所謂反抗神的的神的面貌，如羿、鯀、共工、蚩尤等等。羿爲民除害，射殺天帝九個太陽兒子，又射死封豨、修蛇、鑿齒、大風（即大鵬）……種種惡禽猛獸，歷史上却成了『不修民事，淫於原獸』（《左傳》襄公四年）；鯀偷取天帝的息壤去平治洪水，歷史上却被貶爲『方命圯族』（《書·堯典》），翻成現代話就是任性乖張，不服從上面的命令，也和衆人的關係搞不好；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打破了舊世界的格局，歷史上卻是『虞于湛樂，淫失其身』（《國語·周語》），是

『任智刑以強』（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蚩尤神話的記錄爲時雖不算晚（始見於《山海經·大荒經》），但因他較少善行可考，故當他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時候，更是罪惡多端，乃至據說『後代聖人』其實也就是居於統治地位的貴族老爺們都『著其像以爲貪戒』（《路史·後紀四·蚩尤傳》）。有大功於人民的神話英雄如羿、鯀者在歷史上之所以變成反面人物，並不因爲別的，只是因爲他們都觸忤了神國的最高統治者——天帝。要褒揚這些反抗神的神，對於人國的統治者說來，無異是要教他們獎勵叛逆，當然是萬萬辦不到的。於是就有修史的儒家之徒或者是『搢紳先生』們出來，奮筆予這些『叛逆者』以無情的誅伐。於是本來是光輝燦爛的神話英雄，在歷史上就成爲遍體膿瘡的壞蛋了。神話爲什麼會轉化做歷史？從這些地方看來，可知原來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如果不符合，事情就決不會這麼順利地進行下去。

然而一經轉化，人們就只相信歷史而不再相信神話，神話就只好逐漸散亡了。大詩人屈原是最關心也最熟悉古代神話傳說的，在他的詩篇中引述了不少古代神話傳說故事。但是從他的偉大詩篇《天問》中，也就可以看到古神話的散亡大約在他那個時代或者還更早一點就已經開始了。因爲詩篇中提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有些問題竟是沒頭沒腦的，如『撰體協脅，鹿何膺之？』『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蛾微命，力何固？』『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等等，不但現在的人難於索解，恐怕即使在屈原當時，也未必能够全部圓滿地予

以解答。此足以說明神話的散亡，已始於屈原時代或屈原時代之前。故《天問》一詩，雖是抒憤之作，也是因為實有所疑而問，並非早已盡知故發爲問的。又詩中每每神話與歷史難糅，或前段是歷史，後段是神話，如鯀事。『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是歷史；緊接着後面：『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弛？』伯鯀腹禹，夫何以變化？』又是神話了。或前段是神話，後段是歷史，如羿事。『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乎河伯而妻彼雒嬭？』是神話；『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又是歷史了。可見在屈原時代，神話還正繼續在向歷史轉化，故每和歷史扞格不合，因而引起屈原的疑問，這其間它的逐漸散亡，自然不足爲異了。

神話轉化做歷史，從消極的方面看，自然是神話的一種損失；但從積極方面看，這種轉化，未始不可也算是神話的一種保存。我們現在從《書經》、《周書》、《左傳》、《國語》等先秦史籍中，還能清理出不少有用的神話材料，有些一時弄不明白的，還可繼續清理。這也得歸功於古代歷史家有意無意地替我們作了這種轉化工作，否則就連這些歷史化的神化材料，也許由於其他原因又散亡去了也未可知。

於是附帶談談關於神話的保存。不幸而幸，神話一方面在散亡，另一方面卻還是在保存。在中國古代，保存神話的人，大約有以下三種。一種是詩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裏已經提

到，不過同時也指出：『神話雖託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銷歇也。』在中國，如前所述大詩人屈原的作品裏，就保留了许多可貴的神話材料。自然，由於詩歌的修辭命意，保存中不免也有一些改變，有的改變太甚，『失其本來』（魯迅語），也足導致神話的『銷歇』。還有一種是哲學家，在先秦和漢初『諸子』的著述如《墨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中，也可見到不少神話的零片。由於要借神話傳說闡述哲學思想，其保存情況也和詩人相像，不免根據哲學家們的需要而有所改變。改變得較大的，像《莊子》裏的一些神話，幾乎是都改造作了寓言，如《逍遙遊》所述鯤化為鵬、《天地篇》所述黃帝失玄珠等就是其例。保存神話比較忠實的，還有一種過去未經着重提到的人，就是巫師，相形之下，似乎比前面所說的兩種人貢獻更大。魯迅在同書中論《山海經》說：『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糗（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這個論斷是很精確的。《山海經》確可說是一部『古之巫書』，大概是古代楚國或楚地的巫師們傳留下來的一部書。『巫以記神事』（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二編語），其中保存的許多神話材料，看得出來，是接近原始狀態，沒有經過多大改動。這是因為原始神話從原始宗教的母胎裏誕生出來，開始時還有相對的一致性，宗教也沒有成為純粹迷信的緣故。

三

研究中國古代神話，有一個複雜、有趣、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是神下地和人上天的問題。中國神話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神話這條綫和歷史這條綫互相平行，而又往往糾纏在一起，攪混不清。神話可以轉化做歷史，即天上諸神都歷史化而爲人間的聖主賢臣，如皇帝（皇天上帝）轉化做黃帝，火神祝融轉化做高辛氏的『火正』，刑神伯夷轉化做堯的法官皋陶，帝俊的生十個太陽的妻子羲和轉化做堯的掌天地四時之官的羲氏、和氏，長鼻大耳的象轉化做舜的弟弟象，等等。但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歷史是否也可能因人民世代的口耳相傳而轉化做神話，即人間的聖主賢臣，是否也可能神話化而爲天上的諸神呢？

現在就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高爾基說：『古代著名的「人物」，乃是製造神的原料。』（《文學論文選》頁三二二）——《蘇聯的文學》——這是不錯的，歷史人物轉化爲神話人物，完全是有可能的。顯著的例子，如像伊尹、成湯、傅說、姜太公等，他們既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而後世人們傳說，又在他們身上附會了不少神話的因素。這樣的人物在歷史上不算很少。推而廣之，就是堯、舜、禹等，也完全有可能本是原始氏族社會時期的著名領袖，確實替人民